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三三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稿鈔本

第三三冊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第三十三册目錄

鄧氏納楹書屋存稿

卷十二(鶴儔公)	三
卷十三(鶴儔公)	六四
卷十四(蔚堂公)	一二五
卷十五(用甫公)	二〇〇
卷十六(和簡公)	二四三
卷十七(和簡公)	三〇二
卷十八(和簡公)	三五二
卷十九(和簡公)	四一九
卷二十(和簡公)	四六八
卷二十一(和簡公)	五五二
卷二十二(和簡公)	五七六

鄧氏納楹書屋存稿

二十二卷

順德

鄧林
鄧昂
鄧華熙
鄧本達

撰

稿本

鄧氏納楹書屋存稿

卷十二
鶴傳公

〇 〇

謂天下在治其國者



平天下有自繹經言而知治國之要矣夫
也而必推本於治國然則經文之所謂不可按哉傳者意謂人主
以一身立千萬人之上而欲胥一世而歸之湯平焉其所化或
各道者夫非汲汲於天下求之也蓋明新之業不於四海開其端
而明新之權必於宮寢端其極惟聖人能以所始要所終斯率土
從風早已知其操化之有由也經不云平天下在治其國乎吾用
是恍然於所謂矣五方之風氣雖殊食其德者時有翕然思齊之
勢第恐裕原未厚則一國先無以為昭明之本而風化之漸無

心近

心近

係官字似切
家便扣堂國字
有月乃清

可以二字教弱
可謂此一字中兩
用之多

自而開知堂陞之整飭宜先也百族性情易動遊其字者時有欣
然從欲之心而第恐絀絀不端則一國先無以為聲教之敷而漸
被之神無由而達知邦畿之經畫宜周也然則平天下在治其國
之所謂從可識矣深宮者起化之地而薄海之從違即應焉哉思
導道也何以無頗無偏導路也何以無反無側經邦有本斯
民俗醇也古人克艱厥后而萬國枝心咸休及一原其運用之由
總不外建其極而會其極從可知兢兢業業所治獨居乎所平
之先者平亦即在所台之後也近及遠自易及難予知所謂
為不証矣宮庭為豐說所基而羣黎之向背隱寓焉試思則之順

惟德令格分精正
於平治通用陳
公長乃解

藻朱伯按

陳開宏
造

也而何以不知不識光之近也而何以是訓是行敷錫有原斯涵
濡遠也古之人端拱無為而六服底定及一求其致此之故
仍不外格則正而施則行從可知陳慄皇皇而離治以言平而功
無俾致求平於既治而化有由基也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乎此所謂為有據矣吾嘗於書而証其所謂焉放勳首
膺欽明而萬邦協和平章者獨先於百姓重華同稱濬哲而四方
風動平成必本於慎徽故雖有苗之蠢驩兜之頑而體治國者以
為推自不覺民俾久而民從又曾不聞唐虞稽古別矜制作之神
聖又於詩而徵其所謂焉文考績著修和而江漢汝墳遂為王化

所自始武王功歸耆定而小棄大畏即為王業所由成故雖梗化
如殷遺紀叙如小腆自不覺民攸暨而民攸歸曾不聞官禮成書
別創顯庸之業然則平天下之在治其國明矣而道則在於絜矩

一匙按密後行及二股

書卷遠遜華有餘妍

3。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達而分定。可即所好以驗所使焉。夫上而好禮。亦祇自盡其心。其道耳。而民之易使也。不可即此而知之乎。且世之盛也。天子如深宮。以勤度數。庶幾起草野而効勤勞。此非獨其風氣近古也。惟土物既明於上。斯下之趨事赴功者。自不憚其拮据之勞。從古帝王膺圖受籙。所為宰制萬端。而役使羣動者。胥是道也。何則。禮也者。君公典庶民共之者也。禮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其是之謂乎。雖然。操之則必自上始。周禮贊自元公。而以辨上下。以定民志。原自有其範圍。不過者以隱洽乎人心。故聖王繼後。綏猷本諸身。

仁學
八卷
初旨

易
卷之六

西
折
諸

以立為率循之經。而鼓舞遂深於愚賤。邦禮垂於宗伯。而之以訓。加以之型俗。又自有其曲成不遺者。以整齊乎衆志。故聖人作觀萬物。施諸政以廣為風聲之樹。而感通不聞於閭閻。夫然特患上不好禮。斯民必無由見。誠好之也。而民有不易使者哉。好不存。臨時而不存。則視聽言動。事事皆有節文。尚宮闈之制。作未端。即開此身以養禮自荒之弊。彼民之環而相視者。得毋急玩從之乎。夫顯憑何解。規模而惟此秩序。叙悃庸。悉本中情之固結。自有以攝其暴戾。恣睢之氣。而服田力後。凡可以代諸。雖雖憔悴。而不言其傷。尊卑定而貴賤自分。殆不啻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陌陣句粗

腹中所用皆列
因事于後王字
心不甚貴故易

運用の要

夢錄

約共卅少
六十字

也何易易也好不在鋪張而在實效科條陳在在皆有權衡苟
廟堂之施措失宜即啓斯人動不以動之望彼民之圖橋觀聽者
得毋弁髦視之乎夫下土何知教化而惟此溫文恭敬慈本皇極
之用敷自有以發其尊君親上之心而臨陣衝鋒見可以致神
之生者雖艱難而不辭其苦主德昭而民情可見又無倭戍之虞使
休養之用咸也何易易也後主徒尚騶馮欲用其民而民不安用
遂以為斯民之難使固矣我觀築臺自歸宮功祝詛啟澤門之恨
植城豈無君命于思懼靡口之諛蓋上可以用人力而不可以齊
民志也惟以好禮齊之斯感而遂通自不覺愛彌深而情彌摯故

內則克供乎任使而帝命不違外則禦侮於疆場而袍戎戰世
 主修勤遠畧欲令其民而民轉不從遂以爲使民之不易事矣我
 觀乘鶴於軒中國人咸思棄甲求馬於林下從軍徒嘆城漕蓋上
 何以制民命而不可小勝民心也惟以好禮膠之斯感孚甚捷而
 不覺志痛苦而爲獨聖故變則任役簡田而祈父之詩不作常則
 靈臺鐘鼓而謳歌之播時聞然則爲上者亦惟好禮以率民而已

詞達理舉風神諧朗



端莊流利

按切舜祿寫
去墨采孔騰

文亦恢之你
廣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

祿與名又有必得者皆大德之所致也夫曰祿曰名未易言得也
舜皆有可必者焉謂非大德之所致乎今以厚祿之難期與盛名
之難副也而欲以一身享王食之隆冀聲稱之遠夫誠不可必之
數矣惟德之感人者深斯萬國之珍奇畢集亦德之及物者遠斯
一己之聞望彌彰遂不禁舉人生難期難副之遭而一旦躬膺
盛也然則舜之大德豈特位之必得已哉更徵諸其祿夫以德
爵以功詔祿量能莫食原自有範圍莫外之規祿亦豈真難得
至於舜似不能必矣溯蟬之世胄帝裔降為黎庶氏族不著

家門祚之式微更何望鼎大烹之養即至歷山供職而陶漁
稼者將終其飯糗茹草之身敢云天祿與共也乃貳室館而賓
之禮隆帝位陟而粗食之利普所以百官祿事半羊倉廩闕不
四夷來王總鉅果未嘗並進人以為意外之遺達吾以為帝德
廣運也迨其儲米廣康以蓄帝籍藏金捐珠以昭儉風何一非其
祿之恢而彌廣者乎則祿之必得也又豈成聚成都之所能限九
官四縣之所同哉且徵諸其名夫大行大名細行細名令聞施身
要各有無過不及之準名亦何嘗不得者至於舜似不能必矣念
側陋之有歸岳牧未薦於朝積器未格於下聲施之聞寂諒悵知

有声有色典
重商皇

声動同外

文明潛哲之奇。即至為。訥。觀。刑。而。被。終。鼓。琴。亦。祇。目。盡。其。燕。又。克。諧。之。素。敢。曰。令。名。克。終。也。乃。元。德。而。升。而。溫。恭。是。著。大。聲。而。風。雨。弗。遂。所以。協。帝。廣。歌。天。成。地。平。終。其。績。重。華。獻。頌。星。輝。雲。爛。御。其。祥。人。以。為。至。誦。之。感。格。我。以。為。文。德。之。誦。敷。也。迨。其。後。解。愠。譜。南。風。之。樂。肆。觀。輯。東。后。之。書。何。一。非。其。名。之。無。遠。弗。屆。乎。則。名。之。必。得。也。又。豈。深。山。木。石。之。所。能。掩。黼。黻。絺。繡。之。所。能。增。者。哉。進。著。壽。之。必。得。而。舜。之。德。鉅。矣。即。帝。之。教。亦。全。矣。

劈分一此在室滿室在

堂滿室文之得春夏

氣者



冊六

三

陳省相

唐次井起

下流妙有
分寸

堅卓不刊

詩云瞻彼淇澳，萊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因萊竹而思君子，先及其用功之精焉。夫詩何以咏萊竹？固有斐君子而咏也。切磋琢磨，其用功之精，不如是乎？傳者故首引之以釋止至善也。曰：凡人造就之故，虛一境而更有一境，以相需去一愆而又有一愆，以待糾。其所責脩於我躬者，原無盡也。蓋淺嘗者輒止，而日進者無疆。閑嘗入冬官之府，遊列肆之場，誠有可罕覈而明者，載誦篇章，夫固歌咏及之矣。不觀淇澳之詩乎？且淇澳之詩，何為而作也？說者曰：美武公也。夫以武公老年進益，飲酒悔過，其所以磨礪於平日者，當自有存。詩人殆見及此乎？不然，徒瞻淇澳，徒咏萊竹，而固長言嗟嘆，若是哉。然而詩人之意深遠矣。人苟意有所注，每觸景而興懷，洵如詩言：美萊竹，當更有情深於萊竹中者，而不過以萊竹發其端。人苟心有難忘，恒即小而寓大，洵如詩言：見萊竹，早已有神遊於萊竹外者。而偶然以萊竹引其緒，詩不云有斐君子乎？夫君子之所以得稱為有斐者，誠不知其何如。詩人蓋知之矣。然知之而盡言之，則君子之全體見。然知之而遽盡言之，君子之進而有序者，猶未見也。故不禁先即其用功之密，而擬諸其形容，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功以進而益，上倘不極其層累曲折之數，則功之必為訛餘者，即執業辛苦，其不精擬以切

筆力直破
作地

磋而神明曲肖矣。夫春綢者厚，秋者綢者薄。考工具有明文，雖班
巧妻明不能舍刀鋸鑢錫而別於獨斷，以視君子之研之又研者，
誠有如是之切而復磋也。而金錫圭璧之喻，猶其淺焉者耳。力以
造而彌深，倘不盡其刮垢磨光之權，則力之稍有稍至者，即呈能
猶患其不密，擬以琢磨而比類甚精矣。夫璋大璋，牙璋中璋，先
王制為成器，雖智創巧，述不能離椎鑿沙石而自詡神奇，以視君
子之治益求治者，誠有如是之琢而復磨也。而賓筮抑戒之篇，亦
其顯焉者耳。觀於詩美君子之用功精密如此，可知君子之進而
有序矣。要其所以得稱為斐者，原不止此也。請終咏淇澳。

局度安閑文筆疎秀



凌空擒題大
氣包舉
生卷句但處
就感應言故
意思一串此
則轉散亂矣
惟其然與何
似二字不相
應

急蔭不失題
氣
撇筆有分
該中肯綮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問士者進求其次聖人告以端本之行焉夫孝弟端本之行也觀於宗族鄉黨之稱如此謂非士之次者乎今以全難才之難得也論人者每不勝降格相就之思而大本之宜敦也衡品者必先核乎聲聞所從之地苟里巷不言而喻而子弟不肅而成則一時稱道勿衷未可謂非吾道中人矣如夫子以有耻不辱為士是士也豈惟是家修無忝天顯克恭云爾哉惟其然而子弟復翹然以其次為問也何故以為執純全之品而舉以責諸庸流縱鄉里有完人夫已問世一出也故舍上賢以求下學而更端致請尚其降

一等而或有同心舉粹美之修而泛以求諸當世即黨庠有佳士夫誠未敢多許也故破成格以例羣材而降心以從何妨取中人而引為同調此子貢之問所由來也夫子曰子問次乎夫亦於孝弟中求之而已且於稱孝弟者求之而已克諧光大孝於前繼述垂達孝於後古聖人敦倫飭紀遂以著兩間庸行之常而茲則何敢論也庸俗奚知明察惟此孝思不墮而桑梓之內褒美特出以雷同斯耳目既真而嘆賞皆徵實錄則品題良足信矣賦春令而弟在急難讀君陳而弟在友于古聖人篤慶錫光遂以昭古今彝倫之準茲則何可望也歌嘏未敢遽期惟此出弟無虧而閭閻之

四面夾翻姓
聖宗錄解
點雪亮
不拋荒宗族
即愛四字補是
仁必說未有
忘方不至於
就置

分合字未俱
見智勇

間彼此且傳為盛事斯見聞既確而倡和非常隨聲則公論為不
誣矣夫不有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者乎孰友則稱其仁也交
遊則稱其信也同聲並播豈不足為聞望之奇然地遠情疎藉藉
者安知其不流於附和至于繼別為宗氏別為族與夫鄉遂讀法
黨正題書蓋必早有見乎孝弟之端而後嘉許之未修陳口實則
品評有據雖材德未能出眾已無忝乎修士之名州閭則稱其孝
也僚友則稱其弟也眾口交加豈尚指為不虞之譽然情親地近
嘖嘖者安知其不涉於私阿至于同姓同宗異姓合族與夫五黨
為鄉五州為黨蓋必實有驗乎孝弟之行而後比閭之下藉甚聲

名則賞識無偏雖學問未可過人已足廁乎士林之列子之告子
貢如此非士之次者乎

賦得君明臣良得良字五言八韻

黼座勤吁咻羣欽聖道昌君方明以察臣亦蓋而良宮殿嚴

宵旰堂廉肅拜颺垂裳居也簡熙績國之光上下徵交泰都

俞戒怠荒有邦無逸欲思日切匡襄德業侔天地風聲邁帝

王同朝爭濟美

萬壽祝如岡

一片光昌更無閱者奪目至詞句間有未安帖者
在作者自家細意磨礱即他人此紙為力矣

補西

肆

清和

端莊從嚴

狀之停帶
筆有佳妍

子路曰自孔氏

賢者以所自答時官而因述其姓氏焉。夫子路之自孔氏豈待晨
門之問而後知哉。觀其所對如此。其事不已可述乎。且夫子自設
教以來。羣弟子之從遊于洙泗間者。固已匪伊朝夕矣。豈一旦而
遂忘哉。乃不謂日暮途遠之餘。而顧我征夫。反得以邂逅之聞。實
轉播桑梓。則一時之舉以相示者。正無容別有所屬也。曰者。子路
宿於石門。晨門以與自詢之。彼晨門者。夫固有心人也。子路于此
豈遂默然無言哉。維時則殷然起。蹶然前。曰。子欲知吾之自乎。吾
明告子。楚蔡迷津而後。僕夫之況。瘁未有停驂。斯當此兩地。蹊連

相憶。無從相見。故溯追隨于爾日。而舌壇講席。別有高人。宋陳閱
庵以遂周道之馳驅。達尋棲息。況當此飄蓬異地。相思不復相見。
故考姓氏于當前。而關里昌平。豈無君子。吾固自孔氏來也。子乃
未之知耶。東山播玉振之音。而鄆邑湯孫。天縱特稱于吾黨。吾更
何非是人。莫與屬也。故孔氏既得我。而訂為同心。我又得孔氏。而
相隨。道貌七十二君之廷。何嘗舍此。而適乎今。雖行過靡靡。徒懷
失路之悲。而諏訪有真心。敢不取懷以相告。宗國有賢豪之駕。而
尼山令範。木鐸已頒于封人。吾之何徵。斯人誰與歸也。故孔氏不
忍舍我。而獨行叢叢。我亦何忍舍孔氏。而獨行踽踽。一十五國之